

昨天辞世的电影表演艺术家仲星火最后留下遗言：给新民晚报打个电话……说一句我仲某人走了……

星火长“休息” “心火”永不熄

本报记者 张艺

初冬的一个下午，噩耗传来。曾出演《李双双》《今天我休息》等多部电影的著名表演艺术家仲星火，因直肠癌扩散，于昨天11:52在本市黄浦区中心医院辞世，享年90岁。

“我死了就了了，不要花国家的钱，别开追悼会，别办遗体告别仪式，悄悄烧了就行了。临了给新民晚报打个电话，在报纸上登个‘豆腐块’，说一句我仲某人走了，让大家都知道，我到天堂找老朋友相会去了。”——仲星火最后的遗言。

仲星火演艺生涯回顾

1924年2月5日，仲星火生于安徽亳州。1946年，他来到山东临沂解放区，进入山东大学文艺系。当时山大是一所革命干部学校，仲星火经常到前线和农村进行红色宣传演出，演技得到了锻炼。

在解放战争的炮火声中，仲星火随华东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南下，1949年进驻上海并随文工团一队被分配到了上海电影制片厂，他出演的角色平实正气、纯净无华、有血有肉。

观众们称赞仲星火是个适应性很强、戏路很宽的优秀演员。他不仅能演工农兵、干部、民警和知识分子，难度很大的喜剧人物、反派角色他也能演得活灵活现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是仲星火演员生涯的黄金时期。1950年，他在《农家乐》中演村长；1952年，他在黑白故事影片《南征北战》里演机枪手刘永贵；1956年，他在《铁道游击队》中演彭亮。共和国十周年大庆时，他参与拍摄的《聂耳》《老兵新传》等片入选文化部“共和国十周年18部献礼影片”，轻喜剧风格的《今天我休息》尤其受好评。

1960年，仲星火与张瑞芳合作拍摄电影名作《李双双》，他扮演男主角孙喜旺。影片在全国上映后好评如潮，仲星火因此获得百花奖最佳男配角奖。老舍先生欣然为他题词：“百花喜旺，星火燎原。”

仲星火的第二个电影时期，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。从1979年电影《傲蕾·一兰》里的父亲希尔奇伊，到1980年《巴山夜雨》里的民警老王，从1981年《月亮湾的笑声》里的庆亮，再到1994年《乔迁之喜》的严主任等，演的多为正面人物。这一时期，仲星火迎来了他银幕的第二个春天。

仲星火在《今天我休息》中饰演憨厚耿直的好民警马天民



仲星火在《李双双》中饰演的孙喜旺引来如潮好评

病情：心里很明白

仲星火走得有点突然。著名电影导演、曾与仲星火合作过10多部影片的江平透露说，今年3月，仲老被查出直肠癌，4月做了手术。手术非常成功。术后，江平前去探望，仲老当着家里人的面对江平乐呵呵地说：“我没事，只是直肠息肉。”直到最后病重时，他才悄悄告诉江平，自己其实早就知道患了癌。“家里人瞒着我，我也就当不知道，这样才能让他们心里踏实点。”

重阳节那天，家人团聚，仲老身子日趋健朗，吃着梅菜扣肉，乐乐呵呵。孰料1个月后就再次入院——癌细胞扩散了！但老人脑子很清醒，他生前曾多次嘱咐家人，自己死后不要开追悼会，不做遗体告别仪式，也别设灵堂，“为国家省点丧葬费”。如果之后病重昏迷，就别躺在医院，回家去——因为自己是上影的老员工，医药费全额报销。“上影不容易，我们不能总花公家的钱。”不过，他嘱咐“豆腐饭”要办好，“亲戚朋友来了，要吃得好点，不要亏待别人。”

昨天11时52分，在黄浦区中心医院，仲老停止了呼吸。《今天我休息》里憨厚耿直的好民警“老马”、亲友同事心目中的大好人仲星火，永远地“休息”了。

拍戏：龙套也认真

仲老生前参拍的最后一部戏，是吴天戈导演的电视剧《毛泽东在上海1924》，在剧中，他客串毛泽东故居的门房间老伯。

去年冬天，天气特别冷，老爷子套着大棉袄坐在车墩影视基地里，一遍一遍地背台词。临到拍了，一字不差。其实仲老最怕冷，因为他有哮喘病。上世纪70年代，也是在一个大冬天，仲星火参加一部话剧的演出，按照剧情，他得穿着单薄的衣服上场，扯着大嗓门喊叫。因为场地条件差，第二天他就得了支气管炎，后来又演变成哮喘，一到冬天就会犯病。所以，他每次拍戏都得裹得严严实实，不能闻烟味儿，不能受凉。

尽管如此，仲老依然对每个角色都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，对电影的热爱之“火”一直在他的心中燃烧着。他总挂在嘴边的，是谢晋导演的《舞台姐妹》里的一句台词：清清白白做人，认认真真演戏。

18年前，年逾古稀的仲老参拍电视剧《今天我离休》，扮演60岁的马天民。在片场，他骑自行车摔到地头，腿上磨破一大片，血迹斑斑。大家都吓坏了，他却却在休息了几分钟后把裤腿一放，说：“没伤到骨头，接着拍吧！”

电视剧《九九归一》在西安拍摄时，仲老已76岁了。他每天早上5:30起床，6:30拍戏，有时直拍到下午3时才吃午饭，晚上也得工作到十一二时，一天十几个小时连轴转。据摄影师胡成弟回忆，当时，仲星火穿着咖啡色短大衣，搭一条烟灰色围巾，步履稳健，显得很精神。为了剧情需要，老爷子暂时扔掉了阿拉上海话，与硬生生落地开花的秦腔较上了劲。兴平的辣子、岐山的面、没麻达（陕西方言，“没问题”的意思）都得会说。导演指导一遍，他试两遍，第三遍说出来就可乱真了。



仲星火是亲友同事心目中的大好人

成功：天民与喜旺

年轻时，仲星火的理想是当个作家，连上大学报的都是文学系。记者曾到耄耋之年的仲老家中采访，看到书柜摆放得满满当当，收拾得井井有条。窗前一一张练习书法的书桌上，文房四宝俱全。参加革命后，仲星火进入部队文工团，解放后加入上影厂演员剧团，一演就是一辈子。

在他扮演的众多角色里，最让人难忘的还是“马天民”。生活中的仲老和马天民颇有几分相似，关心他人，善解人意，谦虚低调，和蔼可亲。导演江海洋说，圈子里的事，不论大小，他有叫必到。

1959年10月10日，仲星火来到《今天我休息》剧组报到，当时的他不会想到，这部戏将成为他人生的一个里程碑。那时上影厂地方小，几个主要演员就到导演鲁韧家，油印、刻蜡纸，一步步搞分镜头剧本。厂里要求年底就要拿出成品，他们便没日没夜，扛着摄影机到处跑。“我们当时就是用马天民的精神来鼓励自己的，白天拍摄，晚上配音。”仲老生前接受采访时说，“那时36岁的我第一次当主演，虽然累得流鼻血，

但心里很高兴。”

片中有一场马天民水中救小猪的戏。知情人回忆说，拍戏时已是12月，又赶上刮北风，气温接近零摄氏度。摄制组在苏州河畔，利用中午涨潮的时间拍夏天的戏。天气寒冷，仲星火却咬着牙跳进了冰冷的河里。下水之前，仲星火特地在身上涂了一层厚厚的凡士林防冻。匆匆拍完几个镜头后，摄制组回到室内有“温水”的游泳池里继续拍摄。后期制作时，导演鲁韧把内景与外景巧妙地剪辑组合在了一起。

仲老为自己的表演总结出八个字：兢兢业业，顺其自然。他比较倾向于生活化的表演风格，不喜欢装模作样。他扮演的另一个脍炙人口的角色，就是“李双双”的丈夫孙喜旺。

张瑞芳过世后，记者前去采访仲星火，他回忆起了当年拍摄《李双双》的情景，那时摄制组的生活非常艰难，演员们每天的食物是南瓜、麦面条、盐拌茄子和豆角。仲星火和大家一起挤在当地的蚕桑小学里住。夏天的晚上，跳蚤很多，“我们却不能喷敌敌畏，因为怕杀毒水把蚕宝宝毒死。”夜深人静时，仲星火暴露在外的小腿上，密密麻麻地叮满了跳蚤，他甚至能听到跳蚤在蚊帐里不停跳动的声音。拍摄结束时，仲星火百感交集，即兴作了一首打油诗：“南瓜茄子八十天，而今告别太行山，太行山上云缭绕，不知何日再相见。”

晚年：夫妇情意深

仲老为人开朗豁达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总是一副乐呵呵的样子。可很少有人知道，他因为第二次婚姻被3个亲生女儿误解至今，双方已数十年没有来往了。有记者问及此事，他总会用“现在很幸福，不想谈过去”的话来搪塞一番，但内心的不平静显而易见。

仲老并不忌讳谈自己的第一位夫人。刚解放的时候，他全心扑在电影事业上，经常与妻子分居两地，可妻子从来没有埋怨过，每次写信总让他注意身体。“文革”期间，仲星火被下放到奉贤农场去劳动，红卫兵多次上门抄家，逼妻子与他断绝关系，但她始终没有动摇。“文革”结束后的第3年，妻子突发脑溢血去世。那段时间，仲星火瘦了十几斤。

就在他特别无助、彷徨时，他遇到了如今的妻子祝芸仪。那时，祝芸仪是名护士，两人年龄相仿，很聊得来。孰料，再婚的两人却遭儿女的误解，没有蜜月、没有摆酒、没地方住，4年搬了8次家。仲老生前不太愿多谈这段经历，只有一次，他淡淡地说：“那段日子真是很特别，我觉得人有一些艰苦的回忆，老了才觉得充实。”

和祝芸仪结婚之后，仲星火几乎每去一个剧组都带着她。他经常说，自己这么多年还能不断拍戏，多亏了身边有位护士出身的妻子。亲友同事们经常看到，祝芸仪在片场背着一个大包，等仲老下了戏，顺势就递上开水、饼干、毛巾和药片，细心周到。仲老晚年，夫妇俩形影不离。祝芸仪常像妈妈叮嘱孩子似的，按时按点提醒丈夫有规律地生活。为了她，仲星火戒了烟酒，他也会常常开玩笑：“祝芸仪是托儿所阿姨、是后勤部部长、还是健康委员会会长。”